

新潮文庫 1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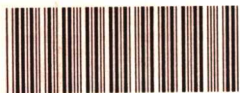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評論精選

——威爾森文學評論集——

威爾森 著

蔡伸章 譯





A0401953

新潮文庫

167

威爾森著
蔡伸章譯

文學評論精選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贈送 威爾森
華僑大學圖書館藏

0018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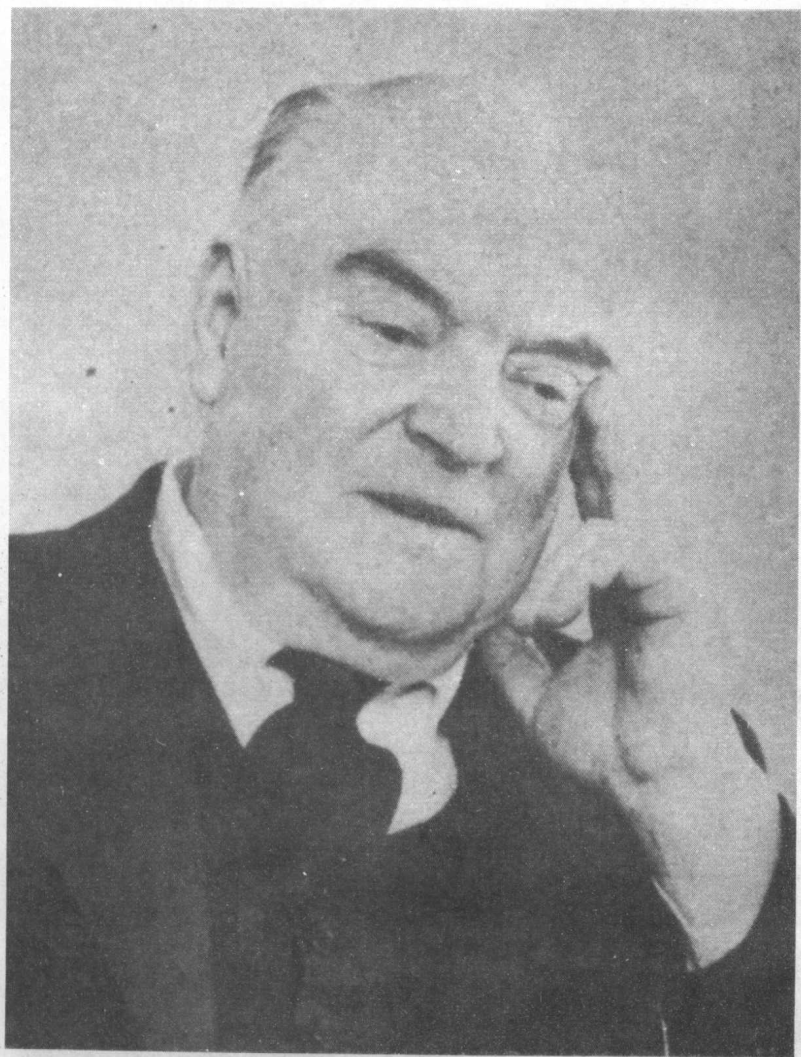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評論精選

新潮文庫 167

原著者	威爾森
譯者	蔡仲章
發行人	張清吉
出版者	志文出版社
地址	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
郵政劃撥	0 0 0 6 1 6 3 — 8 號
電話	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
初版	六 十 六 年 十 二 月
再版	七 十 四 年 八 月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	局版臺業字第 0950 號
法律顧問	林 金 發 律 師
印刷所	大 誠 印 刷 廠
地址	台 北 市 萬 大 路 71 巷 9 號

定價 60 元

(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)



美國評論家、小說家：愛德蒙・威爾森(Edmund Wilson, 1895~1972)。



名評論家：威爾森發掘出費茲傑羅、海明威等許多文學巨匠。

本書簡介

愛德蒙·威爾森是美國當代享譽最久、聲名最躁的文學評論家，他一向將文學評論視為一種嚴肅的事業，其作品的想像力皆源自他自身的生命，並使之成為一種創造性的生命，而將文學的看法傳達給我們。他的文學批評採擷了象徵主義、歷史主義、精神分析方法之長，而不執著於一固定立場。在本書中，他以犀利的筆觸，優美的敘述手法，為我們剖析了西歐文學及世界文學的中心人物，有王爾德、卡夫卡、喬埃思、赫胥黎、奧登、卡繆、沙特、毛姆等十多位，引領讀者進入這些偉大作家的創作王國，充滿睿智的心靈，欣賞他們動人心魄的偉大作品，並從而獲取讀書的性靈樂趣。

作者簡介

愛德蒙·威爾森 (Edmund Wilson, 1895~1972)，美國文學評論家、詩人、小說家。一八九五年生於紐澤西紅堤城，父親是位知名的律師。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就十分熱衷於文藝與雜誌。一九二六年任「新共和」雜誌的評論家，先後發掘了費茲傑羅、海明威等許多文學巨匠。一九三一年發表了繼承象徵主義傳統的「阿克塞爾城堡」奠定了批評家的地位。他的文學批評融合了象徵主義、歷史主義，以及精神分析方法等各家之長，而不執著於某一固定立場，故頗富多元主義色彩。重要著作包括「殞葬者的花園」、「懷思起了戴絲」、「阿克塞爾城堡」、「美國的神經質」、「至芬蘭站」、「赫嘉特郡的回憶」、「愛國之血」、「冷戰及所得稅」，以及文學評論集「古典與商業主義」。

譯者簡介：蔡仲章 臺灣省雲林縣人，文化學院哲學系畢業。現專事譯著。譯有「聖潔的靈魂」、「泰戈爾論文集」、「未來的衝擊」、「愛與意志」等。

目錄

譯序	一
一、威爾森訪問記	五
二、王爾德：「悲劇的享樂」	二七
三、我看卡夫卡	四一
四、喬埃思最後鉅作：『芬尼更守夜』導讀	五三
五、赫胥黎在超越時間的世界裡	六一
六、奧登在美國	六七
七、荒謬的存在主義者：卡繆	七七
八、史迪肯尼：記憶中的鄉野	一〇一
九、存在主義者：沙特	一一一
一〇、大眾小說家：毛姆	一三七

一一、沙德侯爵的流風·····	一四五
一二、詹姆斯·卡伯爾·····	一六三
一三、麥克里希其人其文·····	一六九

譯序

幾年前謝世的愛德蒙·威爾森 (Edmund Wilson, 1895~1972) 是美國當代享譽最久、聲名最躁的文學評論家，同時也是知名的社會報導者、旅遊作家、詩人、劇作家、小說家、編年史家，以及歷史學家。

一九五五年，在威爾森榮獲美國藝術暨文學協會所頒贈的金質獎章時，布魯克博士 (Van Wyck Brooks) 曾致辭指出：「威爾森乃代表着一種正在消失的典型——文學界的自由人」，他曾形容威爾森說：「他乃是一個同時可稱之為作家的文學評論家。」毫無疑問地，布魯克博士言下之義乃是意指，威爾森本人一向將其文學評論視為一種嚴肅的職業，並使之成為一種創造性的生命；不管它的形式為何，他作品的想像力皆係源自他自身的生命，而他本人即是本着此種嚴肅的態度，將他對文學的看法傳達給我們的。

愛德蒙·威爾森於一八九五年生於紐澤西州紅堤城。父親是位知名的律師，但患有精神異常症，母親亦為知書達理的女流，但晚年雙耳全聾。對年輕的愛德蒙來說，報章雜誌乃是他生活上必不可缺的慰藉，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時就十分熱衷於文藝與雜誌，畢業後曾任報社記者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曾應召入伍，大戰結束後，他任職雜誌編輯，而後於一九二六年擔任「新共和」(New Republic)雜誌的評論家，在此期間，他曾接連發掘了費茲傑羅、海明威等文學巨匠，對美國的文藝復興貢獻極大。

一九三一年發表了繼承象徵主義傳統的「阿克塞爾城堡」奠定了他批評家的地位，一九四四年以後，他以「紐約客」雜誌為中心展開了文學批評的活動，其部份成果已收輯於「古典與商業主義」一書中。他文學批評的主要特色是能揉和各家之長而不執着於某一固定立場。

初時他對馬克思主義頗具好感，後來曾轉向象徵主義與歷史主義，此外，他的批評還融合了精神分析方法，故頗富多元主義色彩。在文學批評態度方面，他本人最深惡痛絕的事是缺乏嚴格理論基礎的輕浮態度。

除上述「古典與商業主義」一書外，他的主要作品包括「愛國之血」，此書以露骨的性描寫而獲好評，中篇小說「赫嘉特郡的回憶」，以及報導文學「向伊洛瓜族致歉」。

「阿克塞爾城堡」係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評論集。誠如副題「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三〇年想像文學之研究」所示，全書以探討葉慈、梵樂希、艾略特、普魯斯特、史特恩、藍波等人著作所表現的象徵主義為主。他以象徵主義的立場處理西歐文學甚或世界文學的中心人物，意圖向當世不肯脫離易卜生主義的歐洲文學界展開挑戰。

威爾森筆下英雄人物的主要特質乃是「廉正」與「敬業」——這兩者是智識持久力的必備條件。威爾森曾稱讚巴斯特納克(Pasernak)的人格情操爲「天才的勇氣」，我們亦可藉此來稱呼威爾森筆下主角的這些特質。對威爾森而言，一個人不僅必須具有才氣，同時還必須具有道德與智識的勇氣，方能將其才情全面地展現出來。

他十分推崇喬埃思與葉慈，因爲他們終身矢志於自己的事業；他亦不勝餘力地袒護像伊利諾·威立(Elinor Wylie)等作家，因爲他們始終如一地固執着自身的藝術立場。他晚年對史特拉汶斯基(Igor Fedorovich Stravinsky)的評價甚至高出卅年前，他對史氏的評價，因爲晚年的他更爲激賞史氏藝術的「堅持性」與「藝術家精神」，而且，更令他嘆服的是「史氏在流亡的倥傯期間，以及在蘇俄與歐洲的淪落破敗之中，毅然地拒斥了達官顯要的濟助與公衆喝采的引誘」。

他所敬仰的品質乃是他書中角色的特質，而他本人亦傾其一生之力培養此種特質，倘若不具這些特質的話，他亦不過是個庸俗的知識份子而已。在廿年代他在批評史特拉汶斯基的論文裡的附啓中，曾歸結他身爲作家的切身經驗：「在年輕時，我總是讚美英雄人物，那些主宰自身命運的人，後來年紀漸大，當我們經驗到獻身藝術的困難，漸感一事無成，並親眼看到許多藝術的獻身者退出藝壇時，我們便不得不敬重任何終生獻身藝術的人。」

愛德蒙·威爾森的重要著作包括：

『殯葬者的花園』 (*The Under Taker's Garland*)，一九三二年出版。

『懷思起了戴絲』 (*I Thought of Daisy*)，一九二九年出版。

『阿克塞爾城堡』 (*Axel's Castle*)，一九三一年出版。

『美國的神經質：經濟大恐慌之年』 (*The American Jitters: A Year of the Slump*)，一九三三年出版。

『至芬蘭站』 (*To the Finland Station*)，一九四〇年出版。

『赫嘉特郡的回憶』 (*Memoirs of Hecate County*)，一九四六年出版。

『愛國之血』 (*Patriotic Gore*)，一九六二年出版。

『冷戰及所得稅：一項抗議』 (*The Cold War and the Income Tax: A Protest*)，一九六三年出版。

『古典與商業主義』 (*Classic and Commercial*) 其文學評論集收輯為上下兩部書
一九五〇年出版。

一、威爾森訪問記

(Edmund Wilson, 1895~1972)

訪問者：請問，威爾森先生，您這次到英國的主要目的何在？

威爾森：我主要是想到皇都飯店（Cafe Royal）吃飯。很遺憾的是，幾乎沒有一個英國朋友肯陪我上那兒吃飯。他們總是說，那兒的氣氛跟過去已完全不同了。但是，我還是要去看個究竟。這是主要原因之一，另外一個原因是，我想在這兒買一套 Ackermann's London 要比美國買便宜得多。倘若我在美國本土能辦到這兩件事的話，我便用不着再跑一趟倫敦了。並不是我不喜歡倫敦，而是我覺得倫敦的禮拜天令人難於忍受。而且，我會發現過去我所熟悉的老倫敦如今已完全改觀了。

訪問者：可以請教一下您對一些英國作家的看法嗎？

威爾森：當然可以，要是我讀過他們的作品的話。

訪問者：您對查理士·史諾爵士（Sir Charles Snow）的看法如何？

威爾森：我對他小說的唯一不滿之處是，我覺得他的作品幾乎毫無可讀性可言。但是我本人却完全支持他抨擊倫敦文學界聯合陣線的立場。他的確「有話可說」——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。他大膽地起來聲討「文藝界章法」，並且大刀闊斧地打開了知識界的新領域，因此每個人對他皆極為憤怒。除了他的小說之外，我倒喜歡他其他方面的論文，雖然我認為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他在「兩種文化」的論點是錯誤的。在英國，人文學與科學之間或許還存在着某種社會性的障礙，但在美國，每個上過大學，或至少在我那時代上過大學的人，都必須學一點科學知識。史諾爵士強調，不懂熱力學第二定理正跟從未涉獵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一樣荒謬。我過去唸過熱力學的第二定理，但是我現在已記不得那是什麼了——我不認為，我真需要它們——而且，我想，許多科學家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並無法找到什麼特別靈感。

訪問者：您覺得史諾與李維斯 (Leavis) 之間的筆戰如何？

威爾森：嗯，我相信自己是站在史諾這一邊的。實際上，我對李維斯認識並不多。據說，他是頗具啟發力的教授——就如同哈佛大學的歐文·貝比特教授 (Irving Babbitt) 一樣——他那部份的書寫得十分精采。我一直沒讀過他那一方面的書，但是，從我讀過

的那些書來看，我總覺得他似乎太喜歡揶揄別人了。他是一個十分武斷的人，這種人最易於引起我的反感。我總覺得，一個人不應該以個人對某個作家的好惡態度去評斷那個作家。我們怎麼能因某人不喜歡喬治·愛各特的作品，就將他視為異端？當我在學校被逼閱讀「織工馬南傳」以及「亞當·貝德」(Adam Bede)時，我真厭透了它們，而且，我一直沒讀過「中央戰線」一書。同時，我們又憑什麼將馬克思·彼爾波姆(Max Beerbaum)貶得一文不值呢？我一直認為他是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呢。

李維斯一再地陶侃史諾的文體，但實際上，李維斯本人的文體根本比不上史諾。此外，李維斯與史諾之間的爭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存在。李維斯認為史諾一心一意地熱衷於科技教育與科技進步。這一點當然使李維斯感到氣憤填膺，因為李維斯的文學興趣是激情性、道德性——或，幾乎是宗教性的。在李維斯的眼中看來，史諾無異犯了渾天大罪。

訪問者：那您對金斯雷·愛米思(Kingsley Amis)的看法如何？

威爾森：他最後一本書——「造一個像你一樣的女人」(Take a Girl Like You)——無疑是他的畢生傑作。在該書中，語言的運用十分神妙——他利用大衆化的美國生活——彼此不分階級地喝酒作樂的生活中——將讀者引入低俗但却十分有趣的詩化境界。雖然我一直沒有拜讀過愛米思的詩文，但自這本書來看，愛米思已不愧為一個詩人。我認為，自

貝傑曼 (Betjeman) 獲得桂冠詩人的榮銜之後，「造一個像你一樣的女人」一書，是英國最出色的幽默詩。

訪問者：你搞錯了，約翰·貝傑曼並不是桂冠詩人。那時，靡斯非德仍然是——

威爾森：胡說，我一直很欣賞貝傑曼處理皇族體裁的方式。一般作家往往把他們的生活形態刻劃成中產階級，但是貝傑曼却把他們描寫成鄉下人。

訪問者：安東尼·波威爾 (Anthony Powell) ——你讀過他的作品嗎？

威爾森：我不曉得你提他幹什麼。他的作品祇有娛樂性而已，他的書祇配我們在夏夜裡躺在床上閱讀——消遣而已。倘若伊芙琳·沃夫 (Evelyn Waugh) 是這一派的莎士比亞的話，那麼波威爾則祇是米德頓 (Middleton) 或戴伊 (Thomas Day) 而已。真看不出他還看過一點普魯斯特的作品——杜雷爾 (Durrell) 的情形也差不多，當然，杜雷爾對普魯斯特的作品涉獵得更深入，他甚至已有點着迷。事實上，杜雷爾的作品在床上看起來可能更好些。他善於創造扣人心弦、沉重的氣氛，以及性戲謔等氣氛，他能够把細微的事物描述得出神入化。他所撰亞歷山大帝的叢書，其描述工夫少有人能望其項背。正當英語詩人處於貧血與蒼白的貧血階段時，他的文章却獨特地表現出他對語言的駕馭力。